

孟小冬艺传

流诸记忆的
冬皇遗音

文匯出版社

谢国琴◎著

从梨园寒门到纸醉金迷，从大红大紫到铅华殆尽，她的戏曲人生，亦是她的人生戏曲。

孟小冬艺传

流诸记忆的冬皇遗音

谢国琴◎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孟小冬艺传：流诸记忆的冬皇遗音/谢国琴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496-0821-8

I. ①孟… II. ①谢… III. ①孟小冬 (1907~1977) —
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2848号

孟小冬艺传：流诸记忆的冬皇遗音

作 者 / 谢国琴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特约编辑 / 李辉 瑞霞

装帧设计 / 多多设计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策 划 / 光 南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数 / 240千 印张 / 9

书 号 / ISBN 978-7-5496-0821-8

定 价 / 25.00元

目 录

序 言 坤伶须皇的妙音悲歌 / 001

第一幕 岁月静好：青春的纯白是希冀的繁星 / 003

- 01 | 飘零的落叶是新生
- 02 | 艺术世家
- 03 | 儿戏童年
- 04 | 手把徒弟
- 05 | 《乌盆记》

第二幕 粉墨人生：繁华落尽风飘絮 / 035

- 01 | 初生牛犊博彩声
- 02 | 依然震风陵雨
- 03 | 上海“大世界”
- 04 | 转战“共舞台”
- 05 | 声誉如春华般绽放
- 06 | 三莅无锡

第三幕 华丽转身：穿越异世的蔚蓝天空下 / 077

- 01 | 搭班北上
- 02 | 北京三庆园
- 03 | 众星捧月
- 04 | 初识的惊鸿
- 05 | 京城第一绝配
- 06 | 重逢杜月笙

第四幕 难遣人间：只因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 117

- 01 | 梅孟之恋
- 02 | 名定兼祧

- 03 | 告别舞台的静寂
- 04 | 骇人的杀生之祸
- 05 | 爱情就是一出戏
- 06 | 须生之皇
- 07 | 赴美之争
- 08 | 吊唁受辱

第五幕 浴火重生：黎明是重生的曙光 / 175

- 01 | 各安天涯
- 02 | 黑胶老唱片
- 03 | 劳燕分飞
- 04 | 佛门青灯斩情丝
- 05 | 重整旗鼓
- 06 | 旧人重逢
- 07 | 拜师余叔岩
- 08 | 广陵绝唱

第六幕 戏如人生：光芒是缘起缘灭的悲喜剧 / 229

- 01 | 沉默是最动情的呐喊
- 02 | 情归杜月笙
- 03 | 婚礼，永远的归属
- 04 | 课徒传艺
- 05 | 移居台北
- 06 | 万籁俱寂的释然
- 07 | 凝晖遗音

序言

坤伶须皇的妙音悲歌

现代生活中，已无多少年轻人愿意翻开杂物堆陈的箱底，掸去黑胶唱片上霉绿斑斓的浮尘，打开旧式唱片机，坐在窗前，捧起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静静地聆听她那千疮百孔却又端严厚重的唱腔。

直到电影《梅兰芳》热映，这个传奇的女子才再次进入公众的视线。在巨星章子怡的倾情演绎下，这个天性独特的女子，给世人留下了一抹迷幻魅惑的背影。

她便是梨园冬皇——孟小冬，中国京剧第一女老生。

从来缘浅，奈何情深。多少年前，梅孟之恋让她的生活一度升温；多少年后，却又因为这个男子，孟小冬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凝晖传世的遗音，似乎并不能圆满地诉说她身世中的铿锵与温柔、凉薄与绚丽。

梅兰芳、杜月笙、余叔岩，三世的传奇。很少有一个女子像她

这般精彩又神秘。舞台上，她颠倒乾坤，谈笑间樯櫓灰飞烟灭，终成余派传人；生活里，她柔美婉约，在经历了与梅兰芳之间千回百转的爱情后，最终情归杜月笙。

她的灵魂、她的血脉、她的坎坷情路，早已附在斑驳的黑白胶唱片上。路过喧嚣，途经沉静，最终流淌在时代的记忆里。

走出电影的风清月白，这个传奇的女子究竟经历过怎样的风雨晴天？

第一幕 岁月静好

青春的纯白是希冀的繁星

1907年12月9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刚刚过。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天气正进入一个更寒冷的时期，此时也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期。正所谓盛极而衰，与阴气相对应的阳气已有所萌动，想必此节气出生的女儿定是巾帼不让须眉，温婉柔媚中英气蕴藏。

此时的上海，漫天飞雪，街上行人稀少，偶尔穿过的路人也是行色匆匆。寒风掠过树枝呼啸而过，曾经的生命之绿此时已换成厚重的墨绿色，试图包裹自己不够强壮的身躯以抵御凛冽的寒风。

中午时分，在民国路同庆街观盛里的弄堂里，一位挽着发髻、双手环抱缩在袖筒里的老妈子正急匆匆地穿过弄堂。她怀里还抱着刚从杂货店买的一包食盐，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

正当她经过一间普通阁楼时，只听见楼上“哇”地发出一声响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声。老妈子只觉得这哭声不同于一般婴儿，整条弄堂里的人应该都能听见这声响彻午后的哭声。

老妈子愣了一下，顿下脚步，抬头看了看阁楼，嘴里嘀咕着含混不清的话，摇摇头又神情淡漠地迈着步子快速走开了，在雪地上留下一长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这老妈子殊不知，刚刚坠地的婴儿正是后来在中国京剧史上被誉为“冬皇”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此时的这家阁楼里，以唱戏为生的孟鸿群一家正处于一片忙乱中。屋里的炭火生得很旺，室内暖烘烘的，与外面寒冷刺骨的天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时，室内的空气黏稠而凝重，张氏夫人在刚才剧烈的疼痛中暂时安定下来，孩子总算在使尽最后一口气力时顺利生出来。她前额的头发湿答答地搭在脸上，汗水渗透了她的衣服，双手还在不自觉地抓着床单，刚才凝重痛苦的表情还僵在脸上，并未完全舒展开来。

当接生婆告知她是个千金时，躺在床上的张氏夫人嘴唇微微地动了动，侧过脸用疲惫通红的眼睛微微瞟了一眼丈夫。孟鸿群脸上略露喜色，似乎还不太相信自己已为人父。张氏夫人略显尴尬地将脸转过去，接着昏昏沉沉地睡过去，而这一微妙的表情正好被孟鸿群看见。

孟鸿群曾娶过一房夫人王氏，结婚几年都未怀孕，后来又不幸病逝。接着续娶了张氏夫人，结婚不过一年之久，现已临盆生产。虽然他此刻心里还是希望夫人能够给自己生个大胖儿子，但看到女

儿顺利出生，还是满心欢喜。再凑前一看，小女孩长相俊朗，眉宇之间有份气势，心里顿时有种说不清的激动和兴奋。

孟小冬出生后，前来道喜的街坊邻居络绎不绝。这时的孟小冬正闭着眼睛被裹在襁褓里，她使劲地握着拳头，静静地感受着周围陌生的环境和来往的人群。

这时，正当大家围着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议论纷纷，门外掀帘走进来一个人，来人举手投足间颇有京剧武生的范儿，他正是张氏娘家妹妹的丈夫——仇月祥。

就在仇月祥开口的瞬间，原本安安静静躺着的孟小冬突然“哇哇”地大哭起来，而且越哭声音越响亮。张氏夫人赶紧轻轻地拍她，好让她安静下来，结果这小丫头似乎鼓足了劲头，越哭越大声，涨得满脸通红。她双腿使劲地蹬着，小小的拳头使劲地挥舞着，恨不得蹬掉这束缚自己的襁褓，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到来，没有任何想要停止的迹象。

这一反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乐了，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对仇月祥的声音反应这么大。仇月祥一听就愣了，为避免尴尬赶紧打圆场，直夸赞这孩子生就一副好嗓子，日后定能继承文武老生的衣钵。

就在大家说话的间隙，有人提议给婴儿取个名字，经过一番思量，最后从提议的几个名字中选定为“小冬”。众人皆觉得此名不错，时下正值冬天，又将近冬至，应情应景都不失雅致，且简洁易记。接着又给小冬取了乳名——若兰。

虽说刚做父亲的喜悦让孟鸿群颇感兴奋，但在女儿出生几天

后，孟鸿群随之陷入沉思。自己祖辈世代都以唱戏为生，这个行当，虽算不上体面职业，但比起整天饱受风吹雨淋的黄包车夫等辈，境况还算不错，毕竟不用那么劳累辛苦、三餐不保。

假如张氏夫人生的是儿子，还可以继续以此为生、养家糊口，自己和夫人的后半生也有个保障。但是自己的小女儿相比结实粗犷的男儿来说，还是娇弱了许多。自己大半生都在走南闯北、四处漂泊，每到一处都要倚靠地方权贵捧场搭台唱戏，经历过太多的屈辱心酸。更何况，现今的京剧演员都是男性，女性演员很少，即使唱戏也难成大器，不易被众人接受。即使接受，也必要色艺双绝才能有出头之日。可是这其中的齷齪勾当，自己是万般不愿让爱女去触碰的。

在这动乱的年代，纵然自己有万般不舍，还有别的出路可供自己选择吗？孟鸿群不由得愁绪万千。

孟小冬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时期。国内先后发生七女湖起义、黄冈起义、钦州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对外，大清帝国又羸弱不堪，任人宰割欺凌。日俄共同谋划分裂中国，上海已被划分为各国的租界，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得卑贱而屈辱。清政府就在这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在这样一个晦暗阴霾的年代降生，注定孟小冬的从艺生涯不会一帆风顺。

这一年，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游历，写成一本《1907年中国纪行》。书中形象地记述了普通百姓、各级官吏以及欧洲侨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中国民众的生活境况，反映了当时人民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物质贫乏至极的窘迫境地。

同年，日本人中野孤山也写成了《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的中国游记，他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人类学家的客观，在游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凋零荒凉、满目疮痍的现象，这一切无不令人感慨难抑、痛楚扼腕。

这一年，已经 13 岁的梅兰芳正式在叶春善创办的喜连成科班参加演出，为以后成为京剧大师迈出坚实的一步；而年仅 19 岁的杜月笙在这一年经陈世昌介绍，到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为以后成为名震四方的大腕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孟小冬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文一武、一正一邪，正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拼命奔波。而这时的孟小冬还在襁褓中，她的命运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西方的星座来说，生于 12 月 9 日的孟小冬，属于喜欢无拘无束的射手座。这天出生的射手座女性喜好冒险、自由的生活，她的爱情观不受传统束缚，喜冒险和刺激性活动的男性，一心找寻平等对待自己的伴侣。这天出身的她富有智慧，多才多艺，她的冒险精神中混合了知性与感性的洞察力，是每一个思考型男性的梦中情人。

孟小冬的生日塔罗牌组合显示，她的灵魂塔罗牌即是正义，而个性塔罗牌为战车，这说明孟小冬有独特的魅力和领导能力，且拥有坚毅的性格，喜欢冒险。因此也将会面对人生中的大起大落，甚至必须要熬过那些濒临毁灭的绝境，才能将内心的所有矛盾统合起来，从而得到心灵的智慧。

而这些，都将在未来成为孟小冬生命的注脚。

孟小冬出生的这一年，远在北美的露比·凯瑟琳·史蒂文斯（Ruby Catherine Stevens）也降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她后来更名为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童年的艰辛生活练就了她坚强独立的个性，她不算美艳绝伦，却在自己的努力下成为好莱坞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斯坦威克小姐让我们笑，让我们哭，让我们想拥抱她。”琼·布朗德尔（Joan Blondell）如此甜美陶醉地形容她。

同年，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也降临到这个世上。赫本举止高雅，个性鲜明，桀骜不驯，深受美国观众的喜欢。她被认为是美国电影与戏剧界的传奇式女演员，美国电影学会甚至将其评为美国影视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

这两位著名演员与孟小冬同年出生在遥遥相对的两个大洲，也许孟小冬与她们有着某种心灵感应，在宇宙中进行能量的聚合，从而让性格命运相似的她们，注定有传奇故事在今后发生。

中国民间相传有“腊月羊，守空房”的说法，这预示着这个月出生之人，命运将会较为坎坷。因此，自孟小冬出生后，深受此影响的父母对她的身世有种莫名地担忧，以致张氏夫人一度改称孟小冬生于1908年。

其实，这种忧虑的背后，不知是冥冥注定，还是机缘巧合，孟小冬在自己的戏剧人生中不经意地演绎了一出世人皆知的“冬皇悲歌”。当然，她也用自己全部的力量，给世人呈现了一场场悲欢离合的如戏人生。

出身梨园世家的孟小冬，自小就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定了她今后要走上戏曲演绎的道路。她的童年，是咿咿呀呀的唱腔，是华丽的水袖戏服，是浓重的油彩勾勒出一张张鲜活的脸谱。

宋代起，户籍制度中就明确规定，戏曲演员的子女只能从事戏曲行业。到了清末，虽然这种户籍制度已不再那么严格，但存留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还是影响着当时的主流观念。因此，许多戏曲演员的子女根本就无从选择，只能从事父业。也正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孟家三代人皆从事戏曲工作，从而造就了一个梨园世家，造就了生于梨园世家的孟小冬。

说起孟家的曲艺历史，还要从她的祖父孟福保说起。孟福保祖籍山东，因排行第七，所以又被人称为孟七。孟七和他的胞兄孟六都是老徽班出身，擅演武净兼武生，当时在舞台上刚崭露头角就已

光芒四射，眼看成名成角指日可待。但年轻人的心中，似乎总有着不安于天命、蠢蠢欲动的心，以致孟七作出了一个差点让自己的人生就此与戏曲诀别的决定。

1853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值鼎盛时期。太平军先是攻克了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了南京，改名天京，定都于此，建立了太平天国。也许是山东大汉骨子里的血性唤醒了孟福保不安于现状的心，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孟福保，毅然决然地离开戏班子，从山东辗转来到江苏，加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孟福保是武班出身，一身的好武艺很快就受到上级的赏识，被分配到英王陈玉成麾下听令。

对于戏班子出身的孟福保，陈玉成怀着几分好奇，让他表现一下，一来是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几分本事，二来也能根据本事大小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孟福保这一表演不打紧，一身过硬的好武艺以及在戏班子里学来的本事立即让陈玉成眼前一亮。当时陈玉成在太平军中组建了一个戏班子——同春班。虽然同春班是戏班子，但与普通的戏班却大不相同。在平时，同春班中的人唱戏表演、与官兵同乐，有战况时上阵杀敌，与普通士兵无二。当时同春班正好缺一个能教徒授艺的老师，孟福保的到来正好解决了陈玉成的大难题。于是陈玉成当即拍板，任命孟福保为同春班的师傅，既教唱戏，也教授武艺。

正是因为有如此一段机缘，在随太平军走南闯北、四处征战的十余年里，孟福保既是一路跟着太平军打过来的，也是一路唱过来的。武生的功夫底子不但没有落下，反而因为上过沙场更别有一番气魄。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孟福保流落到了北京。

在这个戏曲文化浓厚的城市，孟福保重拾旧业。似乎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在兜兜转转之后，他又重新回归于戏曲舞台之上。自他始，开启了孟家三代与戏曲结缘的命运。

在北京，孟福保加入了久和班。当时的久和班，有杨月楼、任春廷等一批大名鼎鼎的武生，名不见经传的孟福保着实不显眼。

经过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后，还能重新踏上戏曲舞台，让已过而立之年的孟七感慨良多。孟七本就是武生出身，擅长靠、短打外，更兼武净。没过多久，他搭班演出《八蜡庙》《铁龙山》《收关胜》《下河东》《大名府》《武十回》等武戏，崭露头角，受到老北京剧迷们的好评，一时间成为久和班的名角。兜兜转转十余载，孟七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谁也不能断定，这是否是宿命在无形中系下的解不开的结。

同治年间（约1872年），上海丹桂园的老板刘维忠来到北京邀角，机缘巧合，孟七、杨月楼、任春廷、沈韵秋、杨贵小、金环九等人都在应邀之列，于是便结伴南下到上海丹桂园唱戏。上海的观众本就偏爱京剧中的武戏，再加上这几人个个都“武艺超群”，因此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受到上海戏迷的追捧。自此，孟七便在上海定居下来。

孟家人丁相当兴旺，孟福保共有七子，其中第四、七子未承父业不唱戏，另外五个儿子，在他的精心教导下，个个生龙活虎，各展其才，表现出非凡的技艺。

长子孟鸿芳生就一副好嗓子，并且聪颖勤学，天生就是唱戏的